



季季

月亮的背面

月亮的背面

研究生费

序

在我從事職業寫作的十年中，我常被問到諸如此類的問題：

「妳承認妳寫的是意識流作品嗎？」

「妳是否還要寫意識流作品？」

「妳現在還在寫心理分析小說嗎？」

對這些問題，我往往不能恰如其份地回答。這一方面是由於我拙於口才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喜歡回答這樣的問題；也不喜歡我的作品被冠以任何文學流派的名稱。我認為類似的這些問題，對一個仍在繼續寫作的作家是沒有意義的。我從不會在寫作時泥古於某些文學流派的範疇：我寫的是我想寫和認為值得寫的東西；同時我用的是我自認較善於駕馭的文字和技巧。對一個作家來說，重要的不是他的作品屬於何種流派，而是他是否真切地表達了他想表達的內容和觀點。

我在虎尾女中唸初三的時候，就開始了對寫作的摸索。高中畢業後，甚至連聯考也沒參加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我來到臺北，開始了職業寫作的生涯。那是一九六四年的事情。在這十年間，我結了婚，生了兩個孩子，後來又遭遇了婚姻的變故。而不管生活遭遇何種挫折，我一直維持着白天處理家務、照顧孩子，晚上看書和寫作的生活方式。我看的書大半是小說和雜誌，偶而也讀詩和散文，對於一些冷硬的文學理論則較少涉獵。我認為一個作家要寫的是「人」和人所構成的社會，他該關切和瞭解的也是他們。所以我有時寧可花時間讀些地方性的新聞——農民在他們的農田遭遇海水倒灌、五年不能耕作時的悲痛和他們構想的應變措施，或為腳病患者如何眼看他們的四肢漸次喪失，或者一個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的大家庭，突然面臨分家的危機和產生的種種糾紛——而不願去讀一本談論文學理論的書。我關心的是人的生存，以及因生存而產生的諸多問題：貧窮、病苦、愛的幻滅，從農村走入都市後的迷失，新文明對舊社會的衝擊……。更澈底的說，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，乃是為了探討人的生存價值：道德和罪惡的價值，現實和精神的價值，希望和絕望的價值，以及真實與虛偽，妥協和反抗，愛與恨，大我和小我……而要探討這些價值的最佳方式，無非是不斷地從各種不同的角度，寫出不同階層的人的經驗。通過那些經驗，你可以看出他們是以何種方式去尋求他們自認為最適合自己的價值；或者為何毀壞那些價值。

許多年來，我直接和間接地看到或聽到一些對我作品的批評。這些批評有的是很嚴肅的指出

我的缺點，有的則是過於輕率的褒獎。我對這些無意辯駁，在此提出的，僅是我對寫作的一部份看法。這些看法跟我的作品也許還有一段距離（所謂眼高手低吧？），但我希望在未來的寫作生涯中，能竭立縮短這個距離。

一九七三年五月於內湖

目 錄

月亮的背面·····	三
猫魂·····	一三
蛇辯與傘·····	四七
無聲之城·····	七一
群鷹兀自飛·····	一〇五
我的庇護神·····	一三九
寂寞之冬·····	一五九

月亮的背面

午睡醒來後的黃昏，愛梅帶着五歲的貝兒去河堤散步。一路都聽到樹上的蟬鳴和振翅歸巢的鳥叫。田野的各種蔬菜和鮮花，一簇綠、一簇紅、一簇黃，直綿延到跟天邊的彩霞映在一起。向日葵那挺拔的金色花輪，追隨她的情人轉了一天，在夕暉裏綻着垂隄的疲倦笑容。一天將逝了，她或者正渴待着清涼的月夜給她滋潤和安眠吧。

河堤是愛梅懷孕時丈夫常陪她去散步的地方。丈夫是一個木訥，只喜歡呆在家裏看書的人，他爲了醫生的勸告才陪愛梅去散步的。愛梅喜歡沿路的菜園和花園，更喜歡那風裏即使澆了肥也帶着芳香的氣息；那氣息使愛梅感到親切和蓬勃。落日下的原野，在愛梅眼裏充滿了浪漫而柔和的美。

「唉，如果在這裏有一畦地，多好啊。」

「以後有錢妳可以買一塊地。」

可是這似乎是奢望；而且沒有實現之一日了。

河堤其實只是一道灰色的寬濶高牆，看起來是單調無趣的。但站在河堤上的視界，甚至可以看到遠處那模糊的、科學館的圓頂。住在堤下人家的小孩們，一羣一羣的在堤上跑來跑去灌蟋蟀，有的還跑到河邊的蛇籠上玩水或洗澡。白髮的老人總是拉着狗來散步。那些老人有的穿着抄腰的黑褲，有的穿着月白色的麻布長衫，看起來除了溜狗，他們是沒什麼事好做了。愛梅喜歡逗人家的狗玩，有時甚至從家裏帶了餅乾去餵牠們。丈夫總是責怪她太隨便了，可是愛梅却一點也不介意。每次她逗狗玩時，丈夫總是雙手抱胸在瀏覽景色，裝作沒看見。他似乎認為愛梅那樣做有失大體，而且他本來就是討厭狗的人。鄰居的狗時常叫得他睡不着覺，每次愛梅說要養一隻狗，他就會怒目相向，說他和狗是誓不兩立的。

從河堤的石階走下去，有一塊很長的河川沖積地，農人們在那裏種了蔬菜和雜糧。有的地方根本沒有開墾，蔓生着野草和在秋天開了一大片霜白的蘆荻。在野地的盡頭有一座竹屋，愛梅站在堤上，偶而看到有人走到那邊，坐渡船到對岸去。渡船是一艘很簡陋的木頭船，撐篙的人腰間圍着泛黑的毛巾，頭上戴着笠帽，慢慢把船划到對岸去。好幾次愛梅要丈夫陪她走過長長的野地去坐渡船，丈夫總以她大肚子不能過勞，而且噸位太重而拒絕了。

「等妳生過孩子，一定陪妳去坐。」

可是貝兒出生後一直忙着照顧他，後來又忙着照顧臥病的丈夫，愛梅大概有四年沒到河堤來了。坐渡船和買一畦地，在那逝去的時日裏，都變成了夢一般不確實的渴望。

往河堤去的沿路景物，依然那樣使愛梅心醉。除了多蓋幾座公寓，一切似乎沒什麼改變。充滿欣喜的貝兒，好奇地問着飛鳥、蔬菜和花樹的名字，他在欣喜中還帶着一臉的嚴肅和虔誠。小小的他的心靈，或許已知道尊敬在這宇宙裏生存的所有生命了吧。

以前光禿禿的堤面，現在長滿了野草。到處都是纏綿的雞屎藤、紫色的酢醬草花和白色的野草莓花。貝兒像發現了寶藏似的，蹲在地上採了一大把酢醬草花，但不久又都扔掉了。

「算啦，那麼多，摘也摘不完！」

愛梅彎着腰，在一叢一叢的野草裏小心翼翼地撥來撥去，希望能找到熟透的草莓給貝兒吃。

「媽媽，妳在找什麼啊？」

「草莓呀。」

「找不到嗎？」

「找找看嘛，也許現在只是開花的季節，不一定能找到呢。」

從堤的這頭走到那頭，愛梅的腰都彎酸了，找來找去仍只是白色的小花。

「還沒找到嗎？」貝兒每隔一下就焦急地說。

「沒有啊。」

「算了，媽媽，我們不是要去坐渡船嗎？」

「是呀，媽媽差點忘了。」

走下河堤的石階，左邊有一塊長方形的朝鮮草地，邊沿上新蓋了三間簡陋的茅舍和四、五個豬圈。一個滿臉皺紋，穿着白色單褂，露出半邊下垂乳房的老婦，正在豬圈邊攪拌嚎叫的豬們的食料。那老婦抬起頭，驚訝地看着穿黑衫、胸口別着白布花的愛梅。愛梅對她笑着說：

「要餵豬了嗎？」

老婦像是有些羞怯地點點頭。

「你們要坐渡船嗎？」她說。

「是呵。」貝兒說。

「恐怕不在呵，釣魚去啦。」

「沒關係，是給孩子坐着玩的。」

過了朝鮮草地，狹路兩邊種着一畦一畦的地瓜、南瓜、胡瓜、絲瓜、黃瓜和豆子。

「唉喲，怎麼這麼多的瓜呀。」

貝兒一樣一樣仔細地辨認那些瓜的葉子，而且指出哪些瓜他曾經吃過，竟都說對了。

一切不但使貝兒感到喜悅，而且是一種實際的教育。愛梅想起以前貝兒時常要求帶他去碼頭看大輪船，去車站看長長的火車，去機場看銀色的大鳥，但一切都因丈夫臥病而食言了。以後或者可以帶他去吧，愛梅在心裏計算着休假的日子。

走到那座破爛不堪的竹屋前面，河邊的渡船真的不在了。竹屋好像荒廢了許久，到處都是破洞，屋頂上爬滿絲瓜的藤蔓，四、五隻蜜蜂在鮮黃的花上飛來飛去。

「媽媽，船在哪兒呀？」

「不知到哪兒去了，剛才那個阿婆不是說船佚去釣魚了嗎？」

「去那裏釣魚麼？」貝兒失望得像是連說話也無力說了。

「我們等等看，也許等一下他就回來了。」

愛梅在河邊的草地上坐下來。貝兒伸長頸子望着河中那些髒兮兮的採石機，不斷提出新的疑問。

「唉，貝兒，媽媽不喜歡它們呀。」

「爲什麼不喜歡呢？它們很好看呀。」

「太醜了，我覺得它們太醜了。」

「哦——」

貝兒依然望着採石機。愛梅無法向他解釋這些可惡的怪物，它們把一條原本平靜美麗的河，挖掘得像老邁的嫗婦，而且不把她掏空似乎不死心。

愛梅在草地上躺下來。

「採石機有什麼好看？天空才好看哪。」她說。

貝兒在她身邊躺下來。

「跟媽媽在一起，蛇不敢來咬我」吧？他說。

「是啊，媽媽會拿棍子把牠打死。」

天空的顏色混合着金黃、橘紅、暗灰和淺藍。淡白色的月亮輪廓，好像素描一樣貼在天空上。

愛梅有一顆真誠而容易受感動的心。看到天空變化不定的色彩、花的綻容和吐芽、蔬菜油綠硬挺的葉子、雨天叫賣茶葉蛋的梆聲、老人臉上刻劃着歲月的皺紋、孩童純淨的笑容、樹的舞姿、烈日裏咔嚓一聲從信箱塞進信來的郵差……她的心靈總是立刻接納了他們，把他們緊緊地視為知己。這種感動是一種生存的喜悅，即使在丈夫逝世後，仍然不因哀傷而喪失這善良的品質；因而依舊感到生存是一種幸福。

丈夫的喉癌惡化後，時常暴躁地叫愛梅去買安眠藥，愛梅沒有去買。即使是那樣痛苦的掙扎，也是跟隨着生存而存在的。愛梅從來不因在困境中生活而覺得生存是一種多餘。她甚至覺得只要有蔬菜佐餐，有屋宇避風雨，都是值得感激和喜悅的。

「媽媽，天上怎麼會有白色的星星？星星不是金黃色的嗎？」

「星星要等天暗了才變成金黃色。」

「那月亮也是要等天暗才變成淡黃色嗎？妳看，現在月亮也是白色的麼。」

「是啊，月亮也是那樣。」

「媽媽，妳說爸爸還藏在月亮的背後看我們嗎？」

「是啊，他一直藏在那裏看我們。」

「他爲什麼還不回來麼？」

「月亮那邊太遠了。」

「電視上的美國人不是可以到月亮去嗎？我們以後也去月亮那邊找爸爸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吧，以後我們再去。」

「坐太空船去嗎？」

「等我們以後去的時候，說不定不要坐太空船了。」

「哦——真的？」

幼小的貝兒的心靈中，對生死不知存着什麼想法。也許根本不知道死是永恆地逝去吧？不過不知道死爲何事並沒什麼悲哀；愛梅希望貝兒能懂得生存的喜悅和嚴肅。死是瞬間的事，任何人都對它毫無瞭解就死去的。

丈夫臨死時還不停地咒罵那該殺的癌菌，說不甘心在壯年就被一羣細小蠕動的東西吃掉，可是當他斷氣後，扭曲的臉慢慢的舒展，進而呈現着一種蒼白的平靜。愛梅沒有大聲哭號，甚至連眼淚都沒掉下來。她平靜地看着丈夫死去；死原就是那麼簡單而靜默。

黃昏似乎就要過去了。天色轉暗，蛙鳴四起，蚊子饑餓的呻吟聲嗡嗡响個不停，貝兒說蚊子老是飛到他腿上來。

「要吃我的血呀。」貝兒賭氣的說。

愛梅拉着貝兒站起來，正好看到渡船靠了岸。戴笠帽的老人揹着竹簍，拿着釣竿，從船上跳到岸上來。

「要坐渡船嗎？」他笑着問愛梅。

「我們等你等得好久喇！」貝兒說。

「天暗了，要回家嘍。你們坐到對岸去嗎？」

「不，」愛梅說：「是帶他坐着玩的。」

「明天再來坐吧，天黑了，我眼睛不行哪。」

「你真的去釣魚嗎？」貝兒又問。

「是呀，每天黃昏過渡的人少了，我就把船划到河的下游去釣魚。」

「大魚還是小魚？」愛梅說。

「都是一指多長的小魚。有時颶大颱風，下大雨後可以抓到大魚。不過呢，小魚炸得脆脆的來下酒，味道可比大魚香呢。」

「你原來不是住在這竹屋嗎？」

「破啦，一下雨就進水。妳看到那邊的豬圈嗎？現在我們倆老搬到那邊去住了。」

「那個女人就是你太太嗎？」

「是呀，我那老伴是個養豬專家，而且會釀地瓜酒，味道挺不錯的哩。」

「給我看看你的魚好不好？」貝兒又對老人說。

「好哇。」

他打開竹簾子，愛梅彎下腰，只聞到一股腥味和聽到魚在裏面跳躍的聲音，沉悶而潑辣。「看不見了吧？」老人說着伸手抓了一把出來給貝兒看。

「哪，要不要，送給你吧。」

老人用蘆荻葉子串了一串小魚給貝兒，然後哼着輕快的小調走了。

「你們也該回家囉！」他回過頭來說：「明天早點兒來坐渡船！」

貝兒蹲在草地上數魚，然後驚叫着說有七條呢。

「媽媽，妳回家要炸給我吃呵。」

「好麼。」

採石機已停止了吼叫。天幾乎全暗了。金色的星一盞盞亮了起來。半圓的月亮也不再是淡淡的金色，它的光正好能照見伸在眼前的狹路。愛梅拉着貝兒的手，慢慢走回家去。她從貝兒搖擺的手裏，感覺到他的快樂和滿足。

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